

1

明子觉得自己被一泡尿憋得慌，便去找厕所。他很容易就找到了，但那个厕所总是朦朦胧胧的。他好像从没有见过这个厕所。他有点犹豫不决。他想让自己拿定主意，可头脑模模糊糊的，生不出清醒的意识来。尿越来越憋人，小腹一阵阵刺痛，伴随着，还有一种麻酥酥的感觉。他搞不清楚自己的这泡尿是撒呢还是不撒。他觉察到自己的身体很沉重，仿佛被捆绑了似的。他想挣扎，可意念似乎又不特别清楚。一会儿，这些感觉又慢慢地消失了……这是深夜时分。

城市在酣睡中。秋风好像无家可归的流浪者，在无人的大街上游荡着。夜真是寂寞。发蓝的灯光毫无生气，疲惫地照着光溜溜的大街。秋风摇着梧桐树，于是大街上就有斑驳的影子在晃动，像是一个灰色的梦。偶尔有几片枯叶离了偎依了好几个月的枝头，很惶惑地在灯光下晃动着。其情形，像一片薄玻璃片扔进水中，在水中忽左忽右地飘忽着下沉，不时地闪出一道微弱的亮光。它们终于落到地上的枯叶里。当风大了些的时候，这些枯叶就顺着马路牙子往前滚动，发出干燥而单调的声音，把秋夜的静衬得让人感到寒丝丝的。

仿佛在极遥远的地方，传来一声火车的汽笛声。

这里有一座高大而古老的天主教教堂。教堂顶上，那个十字架在反射到天空中的半明半暗的灯光中，显得既哀伤，又庄严神圣。在深邃的夜空下，这个凝然不动的简洁的符号，还显出一派难言的神秘和威慑力量。

在教堂的背后，沉浮在夜色中的，是一座座高大的现代化

建筑。它们的高大，使人有一种渺小感和一种恐慌感。它们是在仅仅几年的时间里面，令人吃惊地矗立在人们的视野里的。它们把辽阔无垠的空间变得具体了，也使空间变得狭小了。它们使人无法回避。但这个城市里的人，并不都知道，这些建筑在白天或是在黑夜，到底是用来干什么的。这些建筑的不断凸现，并没有给他们带来什么变化，仿佛它们是属于另外一些对他们来说十分陌生永不可沟通的人的。

与教堂的神圣以及这些建筑的高大形成一个极大的反差，明子他们师徒三人所栖身的小窝棚，在这夜色中，就显得十分猥琐和矮小了。

小窝棚搭在距教堂不远的一座大楼后墙下的一片杂树林里，是他们用从建筑物的废墟上捡来的木头、油毡和从垃圾堆里捡来的塑料薄膜以及纸箱板等搭成的。白天，当明亮的阳光把大楼照得更加华贵时，它看上去，就像是一大堆垃圾。

他们来到这个城市已经半年多了。至今，明子对这座城市还是没有一点熟悉的感觉。他觉得这个他生活于其中的世界是遥远的、陌生的、永不可到达的。城市对他来说，是永不可解释、永不可捉摸的，是可望而不可及的。有时，他隐隐地还感到了一种恐怖感和一种令人难受的压抑和悲哀。他在小豆村生活了十六个年头，很少想到在两千多里地以外还有这样一个世界。他原以为，世界本没有多大。他六七岁时，甚至认为，这个世界除了小豆村，只还有一处地方，离小豆村大概要走一天一夜的路程。世界就这么大。当半年前，他和师傅、师兄又坐汽车又坐火车地行了两天两夜，被抛到这座城市时，一方面他感到惊奇和激动，一方面又感到晕眩和紧张。这个在小豆村机灵无比的孩子，常常显得局促不安、愚蠢可笑。他有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卑下心理。当他很呆笨地站在大街上，

或呆头呆脑地混在人流中时，本来就生得瘦小的他，就觉得自己更加瘦小了。那种隐隐约约却紧追不舍的自卑感，一阵一阵地袭击着他的心灵。

他常常地想念那个平原上的贫穷不堪但却让他感到自足的小村子。

但回去是不可能的。他们必须生活在这个并不属于他们的世界。

夜在一寸一寸地缩短。

明子又觉到了尿憋人。他又朦朦胧胧地见到了厕所。这回，来不及再考虑了。当厕所的形象一出现，几乎就是在同时，尿就又快又冲地奔流出来了。尿热乎乎地在身体下部的一条渠道流动着，又把一种微痛但很舒服的感觉散布于腹部乃至全身。他有一种说不出的好感觉。他没有想到尿尿竟是这样一种让人愉快的事情，当终于尿完时，他的身体像绷紧的弦松弛下来了。

不知过了多久，他觉得身子下面有点温热，心微微紧张了一下。

两只猫在不远处的垃圾箱里同时发现了一块什么食物，抢夺起来，并在喉咙里呼噜着，各自警告着对方。后来竟互相厮咬起来，不时发出凄厉的尖叫声。

明子突然一下醒来了。身子下面的温热感也一下子变得十分明确。一个意识猛然跳到脑海里：尿床了！

他用手摸着褥子，证实着尿湿的面积。情况真使他害臊和不安：褥子几乎都湿了，并且湿得很透，能绞出水来。

他一动不动地躺在湿乎乎的褥子上。

他几乎是肯定地觉得，与他同睡一个被窝抵足共眠的师兄黑罐，此时此刻，是醒着的，并且正在十分清楚地用后背忍

受着那腌人的潮湿。

明子心里有一种深深的歉意。

明子的印象中，上次尿床距今大概才半个月时间。

这个坏毛病，像沉重的阴影一样，一直撵着明子，使他很小时就有了一种羞耻感。随着一岁一岁长大，这种羞耻感也在长大。明子的身体发育得很不好，又瘦又小，像一只瘦鸡，走起路来，显得很轻飘。他的脸色总是黄兮兮的，眼睛深处驻着不肯离去的忧郁。这大概与这毛病总有点关系。

明子认定，这个毛病是过去喝稀粥喝出来的。

在明子关于童年的记忆里，有一个很深刻的记忆，那就是喝稀粥。家里的日子过得十分窘迫，一天三顿，总是喝稀粥。那是真正的稀粥！把勺扔进粥盆里，能听到清脆的水音。如果用勺去搅动一下粥盆，会瞧见盆中翻起的水花，在水花中稀稀拉拉地翻动着米粒。他很小的时候，就能自己用一双小手抱着一只大碗喝这稀粥了，直喝到肚皮圆溜溜的，像只吃足食的青蛙。如果用手去敲肚皮，就像敲着一只牛皮鼓。晚上那一顿，尤其喝得多。不知怎么搞的，小时候是那么困乏，一上床就睡着，一睡着就醒不过来。困乏与尿多的矛盾的直接后果就是尿床。天长日久，就成了习惯，夜里有了尿，就不由自主地流泻出来。

明子长到十岁以后，这个毛病虽然好了些，但却一直不能根除。

当自己用身子去焐干湿漉漉的褥子时，明子有时甚至对自己有一种深深的仇恨。

离家之后，明子总是小心翼翼的。他不能让师傅发现尿床。在他看来，师傅是凶狠的，甚至是可恶的。他不愿看到他满脸恶气的脸色。晚上，他尽量少喝水，并尽量迟一点入睡。

入睡之前，他总是一次又一次地往外跑，哪怕是一滴尿也要将它挤出来。可是，这并不能杜绝这一毛病的再现。如果，他一人独自睡一张床，也许能使他的心理负担小一些。然而。这小小的窝棚，只勉强够放两张床，师傅自然要单独占一张，他不得不和黑罐合睡一张，并且不得不和黑罐睡一个被窝，因为他们两人只有这一床被子。他家匀不出一条被子来让他带上。

明子把双腿张开，把双臂摊开，尽可能多地去焐潮湿的褥子。他的臀部和后背已感到火辣辣的腌痛，但他只能一动不动地忍受着。他睁着眼睛，很空洞地望着棚顶。他想让自己想一些事情和一些问题，可总是不能很顺利地想下去，常被臀部和背部的火辣辣的灼热感打断。

黑罐也一动不动地躺着。

明子知道，这是黑罐在默默地忍受着痛苦，而装出根本没有觉察的样子，以使他感到歉意。可是明子在明白了黑罐的这番心意之后，心里却越发地感到羞愧和歉疚。

明子歪过脑袋去看睡在棚子另一侧的师傅。远处折射到窝棚里的灯光很微弱。明子惟一能看到的，就是师傅那颗摘了假发后的亮光光的秃脑袋。“三和尚！”明子在心里情不自禁地默念了一声，觉得这名字很有趣。他无聊地玩味着“三和尚”，暂时忘了身下的难受。明子和黑罐在背后开口闭口都称师傅为“三和尚”。他们觉得他就应该叫“三和尚”。“三和尚”这个名字最自然，最真切，最得劲。

三和尚心中似乎有什么重大的怨恨，翻了一个身，从胸膛深处长长地叹出一口气来。有一阵，他似乎呼吸有点困难，吸气出气，都变得急促和沉重，还夹杂着痛苦的呻吟声，像是在梦魇中挣扎着。

明子感到有点害怕，禁不住靠紧了黑罐。

明子觉得他和黑罐与三和尚之间有着一种冷漠，有一种敌对甚至仇恨的情绪。他和黑罐有一种结成同盟以抵抗三和尚的凶狠和喜怒无常的默契。

明子被煎熬着，等待着天明。

在这似乎漫无尽头的煎熬之中，明子的灵魂也在静悄悄地增长着韧性。心底深处的羞耻感，却在激发着种种可贵的因素：自尊、忍耐、暗暗抗争、不低头颅、不受他人欺骗、怜悯一切受苦的人……痛苦反而使他对人生和生命有了这种年龄上的孩子所没有的体验和成熟。若干年以后，当他成为一个堂堂正正、地地道道的男人时，他会感谢身体的痛苦和童年时受到过以后还将不断受到的生存和生活的苦难的。

他平静地坚持着。

黑暗在渐渐淡化，城市在慢慢苏醒。

三和尚的秃顶更加明亮起来。明子甚至可以借着天光看到棚子角落上挂着的假发。明子记得，一到这座城市不久，三和尚就到处打听哪儿卖假发。这件事对他来说似乎实在太重要了。仿佛他此次远行，不是为来干木匠活，而是专为买假发来的。那天，明子和黑罐正在收拾棚子，一个中年汉子倒背双手，大摇大摆地走到了他们面前。他们只顾收拾棚子，没有理会这位中年汉子。“嘿，黑罐、明子，你们眼瞎啦！”明子、黑罐略一吃惊，掉过头来，镇定细瞧。三和尚、三和尚咧嘴笑着，有几分得意，又有几分难为情。明子第一次发现，三和尚原也是一个长得很有风采的男人！那乌黑乌黑的假发，完完全全地覆盖了那丘“不毛之地”，使他一下子年轻漂亮了许多。当三和尚转过身去，请明子和黑罐欣赏时，明子忽然看出了破绽：那假发只不过像顶帽子，遮不住后颈和耳根旁的光溜，边缘齐

刷刷的，反而将那儿的光溜衬得格外光溜，让人看了心里别扭。当三和尚一伸手，像揭掉头皮一样，将假发一把抓下时，明子感到了一阵恶心，浑身起了鸡皮疙瘩。“猜猜多少钱？”明子和黑罐猜不出。“一百八十块！”这个数字让明子和黑罐感到咋舌。再说，三和尚又是个吝啬鬼，一分钱不是掰开花，而是数着格子花，怎么竟下狠心掏一百八十块买这么个玩意儿？但明子后来有空回想那次他在芦苇荡里见到的情景时，他完全理解了三和尚这一空前绝后的慷慨行为。从此，三和尚出门必戴假发，并且在黑罐从垃圾堆捡回的那块破镜子前好一阵调整和端详。

远处楼上，谁家违抗居委会的规定而偷养的公鸡叫了。从门缝中漏进的曙光，使煎熬了半夜的明子心里产生了一种冲动。

三和尚从被窝里伸出胳膊，很难看地打了一个哈欠，然后眼皮上翻，去望他的假发。他的眼神告诉人，每当他凝神望着它时，他心里会泛起许多往事，许多情绪。对于他来说，它的意义似乎是无比丰富和深刻的。

三和尚忽然皱了一下眉头，用劲嗅了嗅鼻子：“哪来一股尿臊味？”

明子紧张了一下，没有吭声。

三和尚支起身子，又嗅了嗅鼻子：“确实有一股尿臊味！”

明子闭上眼睛。

“黑罐、明子，你们听着，以后常洗洗你们的大腿裆和臭裤衩！”

“我们洗了。”黑罐答道。

“那哪来的尿臊味？”三和尚掀起自己的被子闻了闻说，“以后夜里再撒尿，跑远些撒，别在门口撒。”

黑罐“嗯”了一声。

“天亮啦 起吧 洗把脸，一起到路口小摊上吃油饼喝豆腐脑，吃完了，明子直接去等活，黑罐跟我到那个绝八代的人家接着干。我天南海北，做了这么多年木匠活，没见过这么抠门的人家！”

明子等黑罐起了床，才起床。他把被子放平，盖住了褥子。

三人走出门大约一百步远，黑罐说：“你们先走，我觉得凉 回去取件褂子。”说完 掉头便回。

明子站住了。

“倒知冷知热的。我们先走。”三和尚说。

“我等一等他。”

“也好，省得这个笨蛋又走迷了路。”三和尚说罢 独自一人前头走了。

明子往回走了几步，远远地看见黑罐从棚子里抱出了褥子，将它晾到一根树枝上。

明子心中充满了感激。

2

十字路口。

这里是繁华地带，有三路公共汽车、两路无轨电车经过，整日车水马龙，川流不息。

南北马路的一侧，云集了从各地来的木匠。各种各样的牌子，或斜倚在马路牙上，或挂在路边树上，还有挂在胸前的。上面或写着“可做最新款式家具 手艺精到 价格合理”或写

着“来自南方，手艺高强”，或写着“包工包料，令你全家满意”……这些木匠大多兼做漆匠，因此，马路牙上放了一溜擦得透明照人的各种颜色的漆板。

他们在这里等活。

这个地点，似乎不是某个管理部门指定的。他们来到这里，是一种无言的默契。他们必须给这个城市的市民造成一种强烈的印象和记忆：如有木匠活，就到这里来找木匠。而且只有到这里来，才能找到木匠。不知不觉之中，这里就成了一个劳工市场。他们像路上行人一般在不断流动，找到活的便离开这里，没有活了就到这里等活，一些木匠走了，一些木匠来了，有些木匠可能因为生活维持不下去而回了老家，永远也不会再回这儿，但这个市场却永不消失，而且趋势是人越来越多。

他们操着各种各样特征鲜明的口音，在互相对话，在向路人询问是否有活可做。他们中间似乎没有太大岁数的，大多为年轻人或像明子这样的半大小子。这原因大概是因为老年人已没有走出熟地去闯荡世界的心境和勇气了。半大的小子又似乎特别多，这大概是因为他们干活还不太在行，师傅便派他们来这里等活。

当他们全部闭口不言时，谁也不能判断出他们各自来自何方。在城里人的眼里，他们太相像了，一样的脸色（粗糙，贫血，缺乏光泽，呈黄黑色），一样的表情（木讷，目光呆滞，脸部缺乏活跃的情绪）。他们的衣着也差不多，还是十多年前这个城市里的人也曾穿过而今绝不会再穿的衣服。令人不可思议的是，他们的身材几乎是一律的矮小。他们或坐在马路牙上，或交叉着双腿倚在树上，或坐在新买来的破旧自行车的后座上。他们与城里人明确地区分开来，就像一捧大米与一把赤

豆那样差别分明。

生活规定好的角色，使他们很难有城里人的高贵神情和傲慢态度。他们所处的位置是绝对被动的：他们是求别人让他们干活，是被别人选择的。他们常常听到很气派的一声：“你跟我走。”他们又都希望自己能得到一笔生意。因此，目光里总免不了含着几分恳盼，几分讨好。

明子把六七块漆板放好，将一把锯子象征性地抓在手中。

三和尚总派明子来等活，那倒不是明子不能干活，而是因为明子有一种机灵和讨人喜欢的嘴巴。那天，三和尚指着明子的鼻子说：“你小子听着，在这种人堆里混，你那份机灵倒是很值几分钱的。”

明子与任何一个木匠的神情似乎都不一样。他一点也不焦急，倒像是来物色人干活的，从这里溜达到那里。他蹲下身子，看了一会儿几个木匠打扑克牌，又趴在一个安徽凤阳来的小木匠肩上，看了一大段武侠小说。溜达累了，他就靠树下，脱了鞋，双腿一伸，在太阳光下晒脚丫子。

过来一个人问：“封阳台吗？”

那人话音未落，“呼啦”一下拥上十几个木匠来：

“封！”

“封！”

“我们是专封阳台的！”

那人问：“价钱多少？”

“这要看阳台大小。”

“价钱好说。”

“不会跟人瞎要价的。”

一个湖南常德来的木匠，抓住那人的自行车车把：“走呀，师傅，我有自行车，跟你到家瞧瞧阳台再谈价不行吗？”那样

子，旁若无人，好像那人就专冲他来的。

又有好几个木匠，向那人显出更大的热情。

他们紧紧围着那人，都不屈不挠，仿佛那人会跟他们每人都订下一个封阳台的活似的。

那人非常认真地叙说着他家阳台的大小，又非常认真地与木匠们讨论着价钱，木匠们也都一个个地认真地与他对话，都力图给其他木匠们造成一个印象：人家是和我谈生意的。

足足纠缠了有一个小时 那人却说：“我先打听打听 那房子倒是盖好了 还没分我呢。”便推车走了。

弦绷得紧紧的木匠们，一下子松弛下来：

“这——人！”

“瞎耽误工夫！”

“耍人哪！”

木匠们很气恼，一个个嘟囔着，回到了自己的位置上。紧张一解除，一个个显出精疲力尽的样子来。

一直在晒脚丫的明子禁不住“扑哧”一声笑，用一句刚从这个城市学来的骂人话，轻轻骂了一声。他动了动腿，依然晒他的脚丫子，饶有兴趣地观看着大街上形形色色的情景：警察向一个用自行车驮着一个姑娘的小伙子恭恭敬敬地敬了一个礼，还不等手在空中举定，突然一变脸，大吼一声：“你们干什么哪？！”

车站的牌子底下，一男一女，全然不管前后左右到处是眼睛 像长在了一块儿 拥抱在一起 胡乱地吻来吻去 打老远都能看到他们额上唾沫的闪光。

一辆无轨电车飞驰而过，突然从车窗飘出一块粉红色的纱巾来。这纱巾飘了飘，飘到人堆里。城里人真清高，谁也不去捡这好端端一块纱巾，任它在地上躺着。过了一会儿，来了

一个流着鼻涕、见人直乐、走路直摇晃的傻子，蹲在地上对这纱巾出半天神，然后把它捡起来，在空中摇来摇去，向马路那边的人大声嚷嚷，也不知嚷些什么。

明子忽然觉得有人在他的腰间捅着，掉头一看，不禁叫道：“鸭子！”

鸭子是一个小男孩，也就十二三岁的样子，是明子几天前在这里等活时才认识的。

鸭子比明子矮半头，但长得出奇的结实，脸蛋儿红黑红黑，嘴巴总是油光光的，一看就知道，这孩子吃得很不错。他的后背上插着一根两尺多长的细竹竿，竿头上立着一只灰褐色的鸟。那鸟的腿上拴了一只活的铜扣，有一根两尺多长的细绳连着铜扣和竹竿。那鸟常常飞起，但绝不超过绳子所能允许的长度，在空中自由舒展地飞了飞，又很满足地落回竹竿，把嘴在竿的两侧左擦一下，右擦一下，颤抖了一下身子，把羽毛弄得很蓬松，仿佛一下长成了大个。

“它叫什么鸟？”明子的家乡有很多鸟，但从未见过这种嘴巴古怪的鸟。

“叫蜡嘴儿。”

那天，明子急着要去五金店买两根锯条，没来得及与鸭子好好说话。他对鸭子几乎还一无所知。

“你从哪儿来？”明子问。

鸭子立即变得困惑起来：“我也不知道。”

这简直不能使明子相信：“你怎么能不知道自己是哪儿来的呢？”

“我真不知道。”鸭子似乎有了一种孤单的感觉，更往明子跟前靠了靠。

明子还是不能相信。

鸭子回忆说：“我记得，我老早就住在这城里。我、爸爸，还有两个哥哥，我们住在护城河上的一座大桥下。我们在那里搭了一个小窝棚。但我知道，我们不是这个城里的人，是从很远很远的一个地方来的。我记不得爸爸有没有说过那个地方了。”

“他带你们来这里干什么呢？”

“我也不知道。爸爸经常带着我们在大街上走。我和哥哥们每人戴一顶棉帽子，爸爸也有一顶。我们每人还有一双死沉死沉的皮鞋，走在大街上，很响很响。都是从各个地方捡来的。爸爸在前头走，后头跟着大哥，大哥后面跟着二哥，二哥后面跟着我。爸爸一定要我们挺着个胸膛走，谁哈腰，爸爸就大声骂他‘熊样’。夏天，天就是热得要命，爸爸也不允许我们摘掉帽子，说摘了帽子就会受凉生病。我们真的谁也没有生过病。”

“怪不得你头上总戴着顶破帽子。”

“我爸爸特别爱干净，常在大桥下为我们洗衣服。他把衣服在河边水泥台阶上使劲地搓来搓去，洗干净了，就挂在大桥上晾干。好多好多，一晾一大片，有很多人在大桥上低下头来看。那时，我们好高兴。”

“你们在哪儿做饭呢？”

“做饭？我们从不做饭，总是在桥洞里热一热现成的饭菜。”

明子不明白。

鸭子说：“那些饭馆里，有很多很多人吃不完他们买的菜。爸爸领着我们帮饭馆里干点活，他们很高兴我们把剩菜用盒子和塑料袋装走，说省得他们费事。有一回，我们一下装回三条大鱼来，那些鱼几乎没有动过筷子。我们吃了

三天，才吃掉。我二哥吃伤了，拉了好几天稀。可又吃了一条鱼却不拉了。”

他一口气说了一大串明子没有吃过甚至闻所未闻的好吃的东西，进入了对那些菜肴的津津有味的回忆。

明子点点头，心里总算是明白了。

鸭子还说：“我爸还可能是个读书人。每天早上，他都叫我们兄弟三人认字。他把字写在桥墩上，然后教我们念，上——下——来——去……我们坐在桥洞里，大声地念，桥洞里嗡嗡地响。桥上的人就把身子趴在栏杆上，勾下脖子朝我们望。我们就越大声地念：上——下——来——去……”

明子打断了鸭子对往事的回忆，问道：“你现在怎么就一个人呢？”

鸭子变得伤心起来：“那会儿，我们走到一个很热闹的大街上，人特别特别的多。穿马路时，爸爸和大哥二哥都过去了，我被一辆汽车拦在了马路这边。车特别特别多，一连串来了好多辆，我怎么也过不去。我忽然听到爸爸在大声喊‘鸭子’，我望过去，见到几个穿白衣服戴大盖帽的人把爸爸他们扭到一辆车上去了。大哥和二哥也在‘鸭子鸭子’地喊我。我听见一个大盖帽说：‘什么鸭子鹅的，不准瞎叫！’等终于没有车再过，我跑过马路，早没有爸爸和大哥二哥的影子了……”鸭子要哭了。

停了好一阵，明子说：“你赶快回到那座桥下等呀。”

“我找不到那座桥了。后来找到两座桥，可都不是那座桥。过了好多天好多天，我才找到那座桥……”

“见着你爸他们了吗？”

鸭子摇摇头：“家里的东西都不在了。不知是爸爸他们拿走的，还是被别人拿走的。我在桥边等了好几天，也没等着他

们 我就离开了那座桥。”

“ 有几年啦 ?”

“ 我不知道。”

“ 也许 他们被送回老家了。你该回老家去。”

“ 我不是说过了吗 我不知道是从哪儿来的。”

“ 你有口音 !”明子忽然有了主意 拉着鸭子让他在各地来的木匠们面前挨个说一通话，确认一下鸭子到底是哪儿的人。

四川的木匠说听鸭子的口音好像是四川的，湖北的木匠说听鸭子的口音好像是湖北的一个什么地方的……可又都说不太像。最后，这些木匠们围到一起专门讨论这个问题，得出一个共同结论：鸭子的话早串了音了，谁也不可能再认定他的根一定是哪儿了。

于是，鸭子的脸上就有了悲哀。

明子就带鸭子重新回到他们原先坐的地方，一个劲地安慰他：“总能找到你爸他们的。”

鸭子的境况，把明子又带到那种时常扰乱他的心的情绪里。他默默地望着——

马路对面是装饰华丽的百货大楼、钟表店、珠宝店……

街上不时闪过一辆又一辆锃光瓦亮的小轿车，偶尔还会有几辆豪华的大轿车首尾相衔极气派地行过，那里面坐着的是长着各种颜色的头发但一律满面红光的外国游客；

时髦女郎挎着玲珑小包，好看地扭动着腰肢穿越斑马线；

拎着老板箱、腰间别着 BP 机的公司职员（或倒爷）在路边等待出租车；

.....

明子想到了小豆村，想到了三和尚和黑罐，想到了木匠们，想到了鸭子和自己。他很困惑，很迷惘。他默默地望着，

而且只能是默默地望着。他有许多事情搞不清楚，有许多问题想不明白。而且可能永远也搞不清楚想不明白。小时候，老人们常在油灯下或月光下讲天堂，他也多少次饿着肚子、蜷着身子梦见过天堂。但梦里的天堂，比他眼前的这个世界差了远去了。他曾以为，眼前这个世界才真正是梦。然而，他清清楚楚地看到了小汽车吐出一缕乳白的轻烟，清清楚楚地闻到了那些时髦女郎走过时留下的经久不散的让人迷糊的香气。他甚至能用手去触摸这个如梦的世界。他力图用老人们注入他脑子里的有数的几个概念——“福气”“命”“修来的”等等——去解释他眼前的一切。当他认为这一切有了解释以后，他的心里好像很安静，很踏实。但以往的经验告诉他，用不了多久，这纠缠人的困惑和疑问，还会来纠缠他那颗还很懵懂、很不会思想的脑袋的。

“你在想什么？”鸭子问。

明子摇了摇头：“没有想什么，我在看街那边的树枝上有一只被风刮上去的塑料袋。”

衣服油渍麻花的鸭子似乎并没有这些思想。

“我到街那边去，那边人多。”鸭子说着站起身来往马路那边走。

明子忽然想起什么，叫住鸭子问：“你现在还是靠吃人家剩下的饭菜吗？”

鸭子很高傲地一摇头：“不。我自己掏钱买饭菜吃，想吃什么就吃什么。”

“那你靠什么来挣钱呢？”

鸭子扭过头去，亲昵地望着竹竿上的蜡嘴儿：“靠它。”

“它？”

“你跟我来吧，反正没有人会偷你的漆板。”

明子觉得鸭子的话说得也太奇怪，就跟着鸭子过了马路。

鸭子选了一块人来人往的地方站住，从后面取下竹竿夹在腋下，捉住蜡嘴儿，摘下它腿上的铜扣儿。

“你要干嘛？”明子问。

鸭子朝明子一笑，双手一抛，将蜡嘴儿抛在空中。那鸟儿就在空中飞翔起来，并升向高空。

“它飞了。”明子仰望着天空说。

蜡嘴儿越飞越小，后来竟消失在天空里。

“你怎么把它放了？你不是说要靠它挣钱吗？”明子除了更加糊涂，还为鸭子觉得可惜。

鸭子却笑而不答。

明子在想：这鸭子的脑子是否出了点毛病？

“你看呀。”

明子再抬头仰望天空时，只见那只蜡嘴儿又飞回来了。它在他们头顶上盘旋着，越旋越低，最后落到了路边的树枝上。

“你能把它唤下来？”

鸭子摇摇头：“你能。”

“我？”

“它要钱用。你在手里抓五分钱硬币，它就会下来。”

明子将信将疑，从口袋里掏出一枚五分钱硬币，用两只手指捏着，举在空中。

这时，已经围过很多人来观看。

鸭子打了一个口哨，只见蜡嘴儿斜刺里飞下来，直落到明子的手上，用坚硬的嘴巴啄了啄那枚五分钱，然后用嘴一拔，将它从明子手中拔出，展翅飞开，飞到了鸭子的肩上。它低下脑袋，一张嘴巴，那枚五分钱便又稳又准地落在了鸭子敞